

方位词“上”“下”的语义认知基础 与对外汉语教学*

缙瑞隆

(郑州大学中文系 郑州 450052)

[摘要]汉语方位词“上”“下”的用法灵活丰富并表现出不对称性,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一个难点。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二者的语义构成不同,而语义的差别则反映了汉族人对空间领域认知的某些特点。本文力图揭示“上”“下”各种用法及不对称性的表现中所蕴藏着的某种认知规律,从而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帮助。

[关键词]上;下;认知;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1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397(2004)04-0069-07

The Cognitive Basis of Chinese Local Words “Shang” “Xia” and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s a Second Language

Gou Ruilong

Abstract: Variety and asymmetry are the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nouns of locality of “shang” (上) and “xia” (下). The cause of this usage lies in the different semantic structures of the two Chinese nouns of locality, which reflects some cognitive features of the Han people to the space field. This paper aims at revealing the laws of cognition contained in the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surface forms illustrating the usage and asymmetry of “shang” and “xia”.

Key words: “shang”; “xia”; cogniti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我们时常碰到一些用心的留学生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从电视上看到”是“从电视里看到”的意思吗?

[收稿日期] 2002 - 02 - 01

[作者简介] 缙瑞隆,男,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本文属于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十五”规划项目“汉语方位词的语义认知基础及意象隐喻系统”(批准号为 HBK01-05/064)的子课题。本文曾蒙鲁川教授、徐德宽博士指正,在此谨致谢意。

为什么灯在天花板下面吊着却说“天花板上吊着灯”？

“放到地上”和“放到地下”的意思一样不一样？什么时候我应该说“放到地上”，什么时候说“放到地下”？

“记在心上”和“记在心里”有区别吗？

这一类问题往往是教材上没有解释的，而且防不胜防，有时确实会将教师置于“不能不答，答又不好答”的尴尬境地，许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常为此感到头疼。上个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的认知语言学，从人的身体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经验出发，从人类的认知出发去解释语言的结构和用法，对于说明本族人习焉不察、外族人困惑不解的语言现象有独到之处，有助于我们回答上述问题、摆脱尴尬境地。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条重要的原则：语言的结构受人类认知特点的制约。人们总是从自己身体与外界事物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出发去理解客观世界，人类的身体是人认识其他事物的出发点。语言中的意义“并非植根于客观的真值条件或严格、精密、符合科学认识的知识，而是某个言语社团（或整个人类）共有的日常经验”（张敏，1998）。时间和空间领域是任何事物包括人类自身都处于其中的两个基本领域，因而在人类认知中必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二十多年来，认知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人们往往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基本范畴出发去认识其他抽象的事物，许多表示抽象或复杂概念的词语都是由空间和时间词的词义引申而来的。同时，许多研究还表明，几乎在所有的语言中，表示时间的词语都来自空间概念（戴浩一，1990；周榕，2001）。因而有理由说，对空间领域的理解在人类认知世界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汉语中的方位词比较丰富，本文只选取“上”和“下”加以讨论，力图说明二者语义构成的差别及其与认知的关系，进而揭示导致它们不同用法的认知因素。另外，汉语方位词可以用来表示时间，如“三岁以上”，这种引申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二

我们先从“上”的不同用法来看它的意义。前面已谈到一些，这里再加以补充，以使我们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

- | | | | |
|-------------|-------------|---------------|------------|
| A. a. 放在桌子上 | B. a. 写在黑板上 | C. a. 吊在天花板上 | D. a. 穿在身上 |
| b. 放在地板上 | b. 贴在墙壁上 | b. 长在脚底板上 | b. 落在树枝上 |
| c. 长在手背上 | c. 出现在电视上 | c. (篮子)吊在梁上 | c. 走在钢丝上 |
| d. 躺在床上 | d. (花)别在衣服上 | d. 粘在上牙床上 | d. 种在山坡上 |
| E. a. 拿在手上 | F. a. 在思想上 | G. a. 守卫在边防线上 | |
| b. 坐在车上 | b. 在感情上 | b. 屹立在海岸线上 | |
| | c. 在这个问题上 | c. 球落在球场的边线上 | |
| | d. 在这一点上 | | |

传统文字学认为“上”是指示字，甲骨文中“上”的字形是在一条长横的上面刻画一条短横，长横代表基准，短横指示出“上”的位置。这个字形所表现的意义是我们在理解“上”这个概念（意义）时最先想到和最常想到的意义，因此，说它是“上”的基本义是没什么问题的。

A组表达式中所体现出来的“上”的意义是基本义，外国人学汉语也觉得最好理解，这大概反映了各民族人对这一空间位置认识的共同点。B组表达式中“上”指的空间位置则不同，它

是指一个垂直放置的平面(立面)内的任一位置。C组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上”在这里表示的位置正好与A组中的“上”相反,指一个平行放置的面朝下的一面内的任一位置。

我们把A—G组中“上”的用法(意义)分别标为上_A—上_G。“上_A”“上_B”“上_C”都明显与一平面有关,而且由于认知的一般规律,我们可以认为“上_B”“上_C”是从“上_A”引申、发展出来的。这种意义和用法的引申、发展与认知意象(image)有关,我们用图1表示“上_A”“上_B”“上_C”三种表达式的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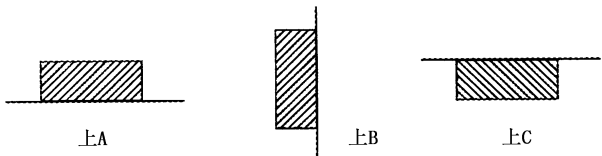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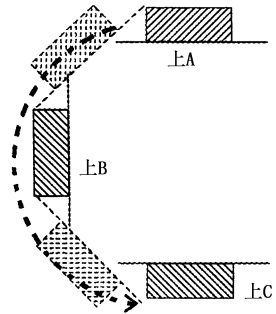


图2

看来“上_A”“上_B”“上_C”表示的物体与平面的相对空间关系都一样,不同的是方向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看作是由“上_A”开始向“上_C”逐渐转化的过程(见图2)。这个过程就是认知心理学中所谓的“意象加工”过程。“上_B”是“上_A”在心理上旋转90°造成的;“上_C”是“上_A”旋转180°造成的。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上_A”和“上_B”“上_C”的意义,就会发现“上_B”“上_C”之所以能从“上_A”引申发展出来,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上”不仅表示以一个平面为基准的空间位置,而且还有“接触”“附着”的要素,否则“上_B”和“上_C”就不可理解了。例如,“放在桌子上”“挂在墙上”“吊在天花板上”都表示某物与一个平面“接触”并“附着”于该平面上。平面是背景(ground),是被附着物;某物是形象(figure),是附着物。被附着物通常比附着物大(虽然这不是必须的),并足以承受这种附着(必须的)。“上”的语义中的[+接触][+附着]两个义素有着经验的基础。在“上_A”中,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人们意识中会产生两种力作用的印象:附着物有一种向下的坠落力,被附着物有一种向上的支撑力。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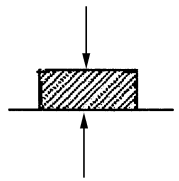


图3

两种相向的力作用的结果,是某物和平面相互“接触”,并使某物“附着”于平面上。汉语如要表示“非接触”性的纯空间位置的“上”,需要在“上”的后边加上标记“方”,并且只能用于“上_A”,请比较——中的几种表达式:

- | | | |
|---------------|----------------|-------------|
| a. 桌子上放着灯 | b. 桌子上方吊着灯 | c. ? 桌子上吊着灯 |
| a. 黑板上写着(五个)字 | b. 黑板上方写着(五个)字 | |
| a. 天花板上画着画儿 | b. ? 天花板上画着画儿 | |

需要注意的是 b 虽然可以成立,但实际上是 a 的省略式:

黑板上方的墙上写着(五个)字

因此“上方”的语义含有[-接触][-附着]的义素。——的这种区别也再一次说明“上_A”是“上_B”“上_C”赖以产生的基础,“上_A”是“上”的语义原型(prototype)。正是[+接触][+附着]这

两个义素导致了“上_B”“上_C”的产生(或者说,导致汉族人心理中发生了图2所示的空间位置的旋转)。而在通常的语文(言)教学中,往往只强调了“某物”与“面”的相互位置而忽视了二者之间“接触”和“附着”的关系,对于本族人来说,这种不足可由大量的语言实践加以修正、补充,而对于汉语实践相对较少的外国留学生来说,“上_B”“上_C”就不太好理解了。

现在来看“上_D”和“上_E”。“上_D”“上_E”的语义中[+接触][+附着]的义素比较明显,但却没有“平面”这个被附着物。“上_D”“上_E”是从“上_A”引申来的还是另有蹊径?我们的答案是前者。那么,“上_D”和“上_E”从“上_A”引申而来的认知基础又是什么呢?乍一看来,“上_D”“上_E”都涉及到“体”,而不是“平面”。“身”“树枝”“钢丝”大体上都可看作是圆柱体,“山”可看作是圆锥体,而“拿在手上”给我们一个筒状容器的意象(握成筒状的手)，“坐在车上”给我们一个方形容器的意象。“身”“树枝”“钢丝”“山”“握成筒状的手”和“车”固然是“体”,但“体”包含着“面”。如果我们不是着眼于它们的全部,而是集中注意力于它们的局部,就很容易发现“上_D”“上_E”其实仍然是具有“平面”这个要素的:圆柱(筒)、圆锥都有一个弯曲的平面(曲面),立方体是由若干平面构成的。D组表达式中凸显的是圆柱、圆锥的外表(曲面),E组中的前一个表达式凸显了筒状容器的内表(曲面),后一个表达式凸显了方形容器的底(平面),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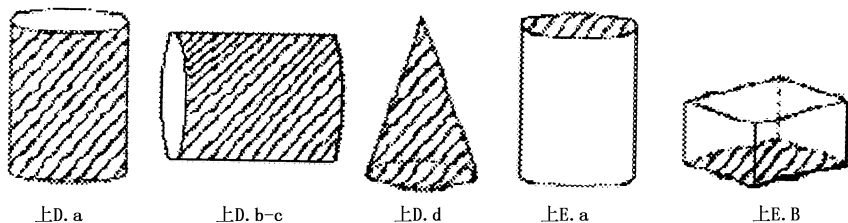


图4 (图中斜线部分表示被附着的面)

因此,“上_D”“上_E”中,“平面”或变形成为“曲面”,或被置于方形容器底部成为“体”的一个部分。被附着物平面的变形以及它与其他“面”组合成“体”,就是“上_D”“上_E”得以从“上_A”引申出来的认知基础。初一看,G组表达式与A—E组不同,意象中有“线”无“面”,但细琢磨起来则不然。这里的“线”都是在地平面上的分界线,其本身都“附着”于一个“面”上。G_a—b表示的方位其实不是“线”,而是“线”的一侧附近的区域。G_c中的“球”实际上是由地面承载着的,而不是由一条悬在空中的白漆(或白灰粉)“线”承载的。再看下面这个例句:“2月7日12时40分,正在越南沿海的突击者号和从驶菲律宾苏比克航线上折回的攻击航母‘珊瑚号’汉科克号”驶到出击阵位。”谁也不会认为承载航空母舰的不是海面,而是一条“线”。另外,“线”和“面”是相对而言的,“线”也可以看成是细长形状的“面”。所以,G组表达式仍然包含有“某物附着于一个平面”的基本要素,所不同的只是比“上_{A—E}”各表达式更明确地标示出了某物存在于“面”的位置。让我们来比较下面两个句子:

她将球拍轻轻一抹,乒乓球软绵绵地落在对方的球台上,却没有弹起来。她又赢了一局。

她手腕一抖,银球闪电般越过球网,准确地击在对方球台的左边线上,飞出场外。

“球台上”范围较大,球的落点不太明确;“球台的左边线上”范围较小,球的落点则比较具体、明确。

如果说“上_{A—E}”和“上_G”的意象中都有一个“面”的话,“上_F”中则完全没有“面”,因而是外国人学汉语最不容易掌握和一般人最不容易说清楚的。

在说明“上_F”词义的引申、发展情况之前,我们有必要将作为“上”的原型(prototype)的“上_A”的语义作以下概括:

规则 I

- 如果:()有一个平(曲)面 A 和一个物体 B;
且:()平(曲)面 A 足以承受或固定物体 B;
并:()物体 B 与平(曲)面接触并附着于平(曲)面 A;
则表述为:() (物体 B) 在平(曲)面 A 上。

人们常常将“上”“下”对举,甲骨文中,“下”的字形是在一条长横的下面刻画一条短横,短横的位置正好与“上”的甲骨文字形相反,它们的语义构成也很不相同。“下”的语义中有[+空间位置][+接触]的义素,但没有[+附着]的义素。比较下列表达式:

- a. 放在桌子上 —— f. 放在桌子下
b. 坐在树上 —— g. 坐在树下
c. 扔到床上 —— h. 扔到床下
d. 种到山上 —— i. 种到山下
e. 坐到车上 —— j. 坐到车下

这里用“上”的表达式都有[+接触][+附着]的意味,用“下”的表达式都至少没有[+附着]这个要素。再看 中各表达式:

- a. 带在身上 —— d. 压在身下
b. 搭到枕头上 —— e. 塞到枕头下
c. 放在褥子上 —— f. 藏在褥子下

上面的这三对表达式中,用“上”的仍然都有[+接触][+附着]的义素,用“下”的只有[+接触]而没有[+附着]。

仔细观察一下 f—j,会发现“下”表示的空间位置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归纳一下,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平下类”,其特征是有一个横置的平面(桌面、床面等),一个物体位于该平面朝向地面的一方,用“下_p”代表。如: 中 f 和 h 两式。二是“垂下类”,其特征是有一垂直于地面的较为高大的物体(树、山、车等),另一较为矮小的物体位于高大物体靠近地面一端的附近,用“下_c”代表,如 中 g、i 和 j 三式。至于 d—f 各式,则都可以归入“下_p”类,因为在这些表达式中,强调(凸显)的只是一个物体相对于一个平面的位置,(身、枕头、褥子的)“面”是指示物体的参照物,物体是否与参照物“接触”则不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根据“上”“下”对举的思维习惯,参照“上”的原型“上_A”,则“下_p”当是“下”的原型。再参照规则 I,我们把“下_p”的语义概括为:

规则

- 如果:()有一个平面 A 和一个物体 B;
且:()在垂直方向上物体 B 相对于平面 A 更接近地面;
并:()物体 B 不附着于平面 A。
则可表述为:() (物体 B) 在平面 A 下。

规则 与规则 I 的不同之处是“物体 B”不附着于“平面 A”(或者说“平面 A”不承受“物体 B”)。图 5 是“下”的意象: 这样,规则 和规则 I 就解释了下列“上”“下”的不对称说法:



图 5 “下”的意象

长在手背上 ——? 长在手背下
 长在脚板上 ——? 长在脚板下
 吊在天花板上 ——? 吊在天花板下
 写在黑板上 ——? 写在黑板下
 印在报纸上 ——? 印在报纸下
 穿在身上 ——? 穿在身下
 套在腿上 ——? 套在腿下
 拿在手上 ——? 拿在手下

由于“下”的意象中物体 B 不附着于平面 A 上,这决定了中右边竖行的说法是不存在的。

“下_P”是原型,“下_C”是从“下_P”发展而来的,人们在心理上将“下_P”的意象旋转 90°,就是“下_C”的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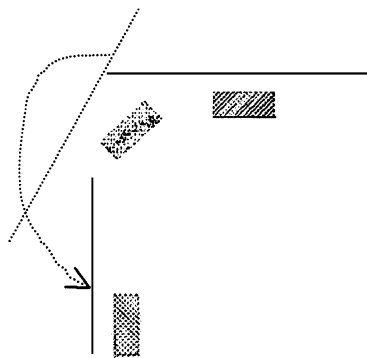


图6 “下_C”的意象

三

“语义是客观现实和主观认识的结合”(沈家煊,1999)，“上”“下”的语义构成不同有着客观基础：“接触”在“上”的语义中是必有要素，在“下”的语义中是偶有要素，这可以说是对客观现象的反映。而“上”的语义中的“附着”要素则应当说体现了人的主观认识。在“上_A”这个原型中，人们不仅会看到物体 B 与平面 A 的相对位置及接触，而且由于平面 A 一般情况下总是大于物体 B，就很容易把物体 B 看作是图形，把平面 A 看作是背景。另外，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我们倾向于把图形 B 看作是“附着”于平面 A 上，进而导致“上_B—上_E”的产生，这可以说是人的主观认识发挥了主要作用。而由于“上_B—上_E”的出现，尤其是“上_C”的出现，“下”就不可能再具有“附着”的意思。以上讨论表明，“上”“下”的语义由原型到各种变体的引申不是任意的，而是受人的认知制约的。二者语义构成的不同和用法上的不对称性，可以从人对客观现实中垂直方向上物体的相互位置和关系的认识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实践证明，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如能从认知基础的角度讲解“上”“下”及其他方位词的用法，就容易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附注]

认知心理学把词或句子产生的或随同词或句子出现的心理图像或印象称作“意象”(image,也译作“表象”“心象”)，心理学家 R. Shepard 和 Metzler 用心理实验的方法证明了意象加工的能力是人的思维能力的组成部分。“上_B—上_C”的产生，实际上反映了汉族人对“上”的意象的心理加工过程。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image)与心理学中的“意象”有联系，但认知语言学家对“意象”(image)这个概念的解释存在一些差别。Langacker(1981)将“意象”定义为人们用不同方式去组织某个语义域内容的能力(capacity)。后来，有一些语言学家(陆俭明,沈阳,2003)将“意象”定义为“指对一个客观事物或情形由于识别和理解方式的差别——凸现的部分不同,采取的视角不同,抽象化的程度不同等等——而形成的不同的心理印象”。

戴浩一(1999)曾介绍了 E. Clark(1973,1974)的研究成果,Clark 认为儿童对空间关系的认知有三条基本规则:规则 1:如果 B 是容器,则 A 在它里面。规则 2:如果 B 有承受面,则 A 在它上面。规则 3:如果 A 和 B 在空间上相连,则两者是接触的。这些规则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汉语中“上”的语义除综合了上述规则 2 和规则 3 外,还包含了 A“附着”在有承受面的 B 上的要素,否则就不好理解本文中的“上_B”和“上_C”。我们认为这些规则基本上适合于汉语中“上”的语义构成,但应强调“附着”的要素。

[参考文献]

- [1] 戴浩一. 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J]. 国外语言学, 1990, (4).
- [2] 谢信一. 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J]. 国外语言学, 1991, (4).
- [3] 吴之翰. 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J]. 中国语文, 1965, (3).
- [4] 廖秋忠. 空间方位词和方位参考点[J]. 中国语文, 1989, (1).
- [5] 沈家煊. R·W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J]. 国外语言学, 1994.
- [6]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7] 金昌吉. 方位词的语法功能及其语义分析[J].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报), 1994, (3).
- [8] 胡壮麟. 语法·隐喻·认知[J]. 现代外语, 1997, (4).
- [9] 林书武. 《隐喻与象似性》简介[J]. 国外语言学, 1995, (3).
- [10] 张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1] 张伯江, 方梅.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 [12] 刘宁生. 汉语怎样表达物体的空间关系[J]. 中国语文, 1994, (2).
- [13] 石毓智.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 [14] 束定方.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5] 蓝纯.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空间隐喻[J].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 (4).
- [16] 周榕. 隐喻认知基础的心理现实性[J].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2).
- [17]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8]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9]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0] 陆俭明. 沈阳.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21] 邢福义, 李向农, 储泽祥. 时间方所[A]. 语法研究入门[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22] 李宇明. 汉语量范畴研究[M]. 武汉: 华中师大出版社, 2002.
- [23] 齐沪杨. 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8.
- [24] 缙瑞隆. 意象理论与对外汉语教学[J]. 郑州大学学报, 2002, (4).
- [25] 缙瑞隆. 汉语感觉范畴隐喻系统[J]. 郑州大学学报, 2003, (5).
- [26] 克雷奇, 克拉奇菲尔德, 利维森等. 心理学纲要[M]. 北京: 文化与教育出版社, 1980.
- [27] 桂诗春. 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 [28] Ronald W Langacker.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M].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1991.
- [29]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M]. Chicago and London, 1981.
- [30] F Ungerer and H J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31] John R Taylo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M]. 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32] Bernd Hein.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Gramma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